

彩色插图本

周国平 / 序

〔加拿大〕露西·莫德·蒙哥玛利著

杨利译

绿山墙的安妮



中国工人出版社

绿山墙安妮

〔加拿大〕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杨利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三墙的安妮 / (加) 蒙哥玛利 (Montgomery, L.) 著; 杨利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4

ISBN 7-5008-3040-8

I . 绿... II . ①蒙... ②杨... III .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加拿大
- 现代 IV .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944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6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诚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彩插: 16 页

字 数: 223 千

定 价: 23.80 元

书 号: ISBN 7-5008-3040-8/I.8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生命中不能错过什么

——《绿山墙的安妮》中译本序

在天堂，看见了去年枯萎的花朵的灵魂。请不要说安妮虚无缥缈，她的梦想之花确确实实结出了果实，使她周围的人在和从前一样的现实生活中品尝到了从前未曾发现的甜美滋味。

我们不但喜爱安妮，而且被她深深感动、因为她那样善良。不过，她的善良不是来自某种道德命令，而是源自天性的纯净。她的生命是一条虽然激荡却依然澄澈的溪流，仿佛直接从源头涌出，既积蓄了很大的能量，又尚未受到任何污染。安妮的善良实际上是一种感恩，是因为拥有生命、享受生命而产生的对生命的感激之情。怀着这种感激之情，她就善待一切帮助过她乃至伤害过她的人，也善待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和怜悯、仁慈、修养相比，这种善良是一种更为本真的善良，而且也是更加令自己和别人愉快的。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虽然是近一百年前问世的，今天仍然很值得我们一读。作为儿童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今天的孩子们一定还能够领会它的魅力，与可爱的主人公发生共鸣，孩子们比我聪明，无须我多言。我想特别说一下的是，今天的成人们也应当能够从中获得教益。在我看来，教益有二。

一是促使我们反省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该知道，就天性的健康和纯净而言，每个孩子身上都藏着一个安妮，我们千万不要再用种种功利的算计去毁坏他们的健康，污染他们的纯净，扼杀他们身上的安妮了。二是促使我们反省自己的人生。在今日这个崇拜财富的时代，我们该自问，我们是否丢失了那些最重要的财富，例如对生活的惊奇感，使生活焕发诗意图的想象力，源自感激生命的善良，等等。安妮曾经向从来不想象和现实不同的事情的人惊呼：“你错过了多少东西！”我们也该自问：我们错过了多少比金钱、豪宅、地位、名声更宝贵的东西？

周国平

2003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1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9
第三章	玛瑞拉大吃一惊.....	22
第四章	绿山墙农舍的早晨.....	29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36
第六章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	41
第七章	安妮的祈祷.....	47
第八章	安妮开始新生活.....	51
第九章	林德太太受了惊吓.....	60
第十章	安妮的道歉.....	68
第十一章	主日学校印象.....	76
第十二章	关于友谊的誓言.....	82
第十三章	期待中的快乐.....	89
第十四章	安妮的坦白.....	94
第十五章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	104
第十六章	黛安娜来喝茶.....	120
第十七章	新的生活乐趣.....	132
第十八章	安妮大显身.....	139
第十九章	音乐会后的一场灾难.....	149
第二十章	出色的想像力误入歧途.....	162
第二十一章	另类的调味品.....	169

第二十二章	去牧师家喝茶	180
第二十三章	危险的游戏	184
第二十四章	一场别致的音乐会	191
第二十五章	马修的圣诞礼物	196
第二十六章	故事社成立了	206
第二十七章	虚荣心遭到报应	213
第二十八章	倒霉的百合少女	220
第二十九章	难忘的一件事	229
第三十章	安妮的目标——奎因学院	238
第三十一章	河流和小溪的交汇	250
第三十二章	发榜的日子	256
第三十三章	大饭店里的音乐会	264
第三十四章	奎因学院的普通女生	275
第三十五章	奎因学院的冬天	282
第三十六章	光荣与梦想	287
第三十七章	死神降临	293
第三十八章	峰回路转	300



第一章 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雷切尔·林德的家就在安维利大街向下斜伸进山谷的地方。四周长满了梢树和野生花草，一条小溪横穿而过，源自老卡斯伯特家农场的树林，上游水流湍急，从树林中蜿蜒奔流，暗藏着许多隐秘的潭水和小瀑布；但当小河流到林德家门前的山谷时，却变得安静而规矩。也许是它知道，如果要从雷切尔·林德家门前经过而不适当地注重体面与礼节的话，就无法从林德太太那敏锐的目光下逃脱。此时林德太太正端坐在窗前，犀利的目光监视着外面的世界。从小溪到顽童，无论发现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她都要想办法探个究竟，不然就无法安心。

安维利人大多乐于助人，关心自己的左邻右舍，但像林德太太这样能把家里和家外都兼顾到的还真是不多。论做家务，她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干净利落：她组织了一个裁缝小组，协助着主日学校的工作，此外还是教会救助协会和对外传教辅助团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林德太太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厨房窗前，一边时刻注视着那条穿过山谷、蜿蜒攀上远处红色小山的大路，一边飞针走线地缝制棉被，最多的一次竟一口气缝了16床。安维利村的主妇们谈起林德太太，都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林德太太又和往常一样坐到了窗前。和煦的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屋下斜坡上的果园里开着浅粉色的花朵，宛如新娘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伴随着嗡嗡的振翅声，成群结队的蜜蜂围着花丛上下飞舞。托马斯·林德，一个瘦小、温和的男人——安维利的人们都称他为“雷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谷仓后面的小丘上种着晚播的芜菁。这会儿，马修·卡斯伯特也一定在绿山墙农舍旁靠近小河的那一大片红色土地上忙着同样的农活吧。前一天傍晚，在威廉·布莱尔的店里，林德太太听见马修回答彼特·莫里森德的问话时曾经提到，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芜菁。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午后三点半左右，这个通常大家都正忙着的时刻，马修·卡斯伯特却不慌不忙地驾着马车穿过山谷，他身上还穿着最好的一套衣服——带着白色硬领的礼服，肯定是要离开安维利村去办事。他赶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看来是要走一段很远的路。马修·卡斯伯特要到哪去？去干什么呢？

如果是换了别人这样做的话，林德太太只要巧妙地综合分析一下，便能将真相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可是马修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平日里难得出门，除非是非常紧迫的事情要他去解决；而且马修这个个人性格内向，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不愿意到那些要与人交谈的场合去。可现在他却穿着白领礼服赶着马车出远门，真是难得一见。林德太太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一下午的好兴致就这样被搞得一团糟了。

“喝完茶我就到绿山墙农舍走一趟，这件事要弄个水落石出，非得去玛瑞拉那里探听消息了。”这个了不起的主妇最后决定，“眼下这个时节，马修一般不会进城，他从不探亲访友。假如是芜菁种子不够、去城里买的话，又何必打扮得这样隆重呢？如果是去请大夫，怎么会



那么不慌不忙、神态自若呢？所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呢？不把事情弄清楚，我恐怕是一刻也安宁不了！”

于是，下午喝完了茶，林德太太便出发了。这里离卡斯伯特兄妹所住的绿山墙农舍并不远，他们那幢掩映在果茶园中的大房子离林德家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但因为山路狭长，走起来就显得不那么近了。马修·卡斯伯特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腼腆内向的老实人。当年老卡斯伯特创建家园的时候，就尽可能地选择了这块远离人群的僻静之地，开垦了绿山墙农场。从安维利那些鳞次栉比的街道上，根本望不到绿山墙农舍。林德太太一直认为，住在这种偏僻幽远的地方，根本算不上是生活。

“住在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生活。”林德太太走在两边长满了野蔷薇的小路上，路上还留着马车经过后深深的车辙印，林德太太一边走一边嘟囔着，“马修和玛瑞拉生活得这样闭塞，难怪他们的性格也那么古怪，有这么多的树也没用，人总不能和树做伴吧！我宁愿对着人也不愿意天天看着这些树。我看这两个人已经习惯这样生活了吧，他们自己还觉得挺不错呢！人总是什么都能适应！”

正想着，林德太太已经从小路跨进了绿山墙农舍的后院。院子里一边栽着高大的柳树，另一边是笔直的白杨，地上干净得看不到一块碎石或者一根散落的树枝，如果有，就一定逃不过林德太太那双敏锐的眼睛。林德太太暗自点头，她觉得玛瑞拉和自己一样，收拾起家务来也是勤快仔细。

雷切尔·林德用力敲了敲厨房的门，得到准许后便迈步走了进去。绿山墙农舍的厨房异常干净整齐，看上去简直就像好久不用的客厅。



房间的东、西两面都有窗户，透过西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院的景色，一抹六月的阳光温暖地照射进来。东面的窗户被错综纠结的葡萄藤染成了绿色，窗外的果茶园里樱桃树正盛开着白色的花朵，小溪边生长的白桦树在风中摇曳生姿。玛瑞拉喜欢坐在东面的窗前以避开光线的直射，对她而言，在这个应该被严肃对待的世界里，阳光总显得有些轻佻和不负责任。今天，她照例地坐在窗前，手里织着东西，身后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晚餐的餐具。

林德太太刚刚关好身后的房门，就立刻将桌子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桌上摆放着三个盘子，看来玛瑞拉是在等马修带回来什么人。可盘子里盛的都是些平常食物——只有酸苹果酱和一些蛋糕，看来她所等待的客人也不会是什么特别的人物。那么，马修的白领礼服和栗色母马拉的车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一向安静寻常的绿山墙农庄里发生的怪事儿，简直把林德太太给弄糊涂了。

“晚上好，雷切尔。”玛瑞拉快活地打着招呼，“今天晚上天气真不错！家里人都好吗？”玛瑞拉和雷切尔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也许正因为性格相反，反而比较容易相处，两个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近似友情的关系。

玛瑞拉又瘦又高，棱角分明，缺乏女性的曲线美。她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发髻，用两只发卡别起来。她的样子显得缺乏阅历、刻板而又僵硬，事实上她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幸亏嘴边几分略带幽默的神情做了些许补救。

“我们都很好。”林德太太说道，“不过，我今天看到马修出远门，还担心是你身体不舒服呢，我以为他是去请医生了。”

玛瑞拉的嘴角会心地抽动了一下，她早已猜到林德太太会来，这



位好奇的邻居看到马修破例出门，是一定会来探个究竟的。

“啊，不，我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昨天有点头痛。”玛瑞拉说道，“马修是去布莱特河了。我们决定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男孩子，他乘坐的火车今天晚上就到。”

即使林德太太听说马修去接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也不会让她像听到这个消息那样感到吃惊。她怔在那里，整整五秒钟。玛瑞拉是绝对不可能和她开玩笑的，而林德太太差点儿就这样认为。

“你是和我开玩笑吗，玛瑞拉？”林德太太好不容易又可以说话了，刚缓过神来，她就急急忙忙地追问。

“当然不是。”玛瑞拉回答。听她的口气，就好像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正如同安维利任何一家管理有序的农场里每年都要进行的耕耘劳作一样。

林德太太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带上了惊叹号的语句。一个男孩！所有人当中居然是玛瑞拉和马修首先要领养一个男孩！从一家孤儿院领养！这个世界真是完全颠倒过来了！她今后不会对任何事感到吃惊了！再也不会了！

“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做呢？”林德太太用不赞同的语气盘问着。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来，她当然不会表示支持。

“哦，我们考虑这件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实际上已经盘算了整整一个冬天了。圣诞节前几天，亚历山大·斯潘塞的妻子来我们家做客，说春天的时候她打算到霍普敦的孤儿院去领养一个女孩。斯潘塞太太经常去看望住在那里的表妹，对那儿情况很了解。打那以后，我和马修经常商量这件事儿，我们想领养一个男孩子。马修已经上了年纪，以前那种精神头早就没了，心脏也不太好。你也知道，如今想雇



人帮忙有多么不容易，除了那些毛手毛脚的法国小男孩，什么人也请不动，而那些雇来的小毛孩子，一旦学到点儿本事，就不安心干活了，不是去龙虾罐头厂找工作，就干脆跑到美国去。所以我们想，等斯潘塞太太去领养女孩时，就托她帮我们物色一个十岁左右、聪明可靠的男孩，年龄不那么正好也行，只要能马上帮着干些活，以后再慢慢调教。我们打算好好培养他，并送他上学。上星期我们听说她去了，就让罗伯特·斯潘塞住在卡莫迪的家人捎信给她，今天邮差送来了她的电报，说他们坐今天下午五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修去布莱特河接那个男孩了，斯潘塞太太把孩子留在车站，自己继续乘火车去白沙车站。”

雷切尔·林德一向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感到满意。现在好不容易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她便开始侃侃而谈：“玛瑞拉，老实说，我认为这件事可太危险了，你们在干一件傻事。你要把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孩子领到家里来，他的性格怎么样，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都一无所知！上星期报纸上还登了一条消息，说小岛西边的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儿，可那孩子却在半夜放火烧了房子——而且是故意的！夫妇俩差点儿都被烧死在床上。我还知道一件事，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有喝生鸡蛋的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如果你们征求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虽然你们没和我商量——我会说这种事想都不要想！”

林德太太这番让人听了只会更加提心吊胆的劝慰，似乎并没有让玛瑞拉感到生气或是震动，她仍然继续着手里的针织活。

“雷切尔，我承认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也曾经顾虑过，但是我看得出来，马修是死了心要领养一个孩子，所以我也就让步了。马修很



少对什么事情固执己见，所以他一旦坚持，我就觉得自己有义务做些让步。至于说到风险，世间有什么事是不冒风险的呢？连自己亲生的孩子也还有风险呢！孩子教育不好长大了也会出问题。而且新斯科舍离我们这个岛很近，我们又不是到英国美国去领养孩子，他不会和我们有太大差别的。”

“好吧，但愿这事儿能有个圆满的结局。”林德太太以明显的怀疑口吻说，“谁知道他会不会把绿山墙农舍烧个净光呢？说不定还会往井里下毒药呢！听说在新布伦瑞克就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个被收养的孤儿院的孩子往井里下了毒药，全家都痛苦地死掉了，不过这件事好像是个女孩子干的。”

“我家可不是领养女孩子呀。”玛瑞拉说，似乎投毒是女孩子的特有行为，对男孩子则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等事。“我们从没想过要领养女孩儿。我不明白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是怎么打算的，她那个人，一旦心血来潮，就算收养整个孤儿院她也干得出来。”

林德太太原本打算一直等到马修把收养的孤儿带回来以后再回家，可是一想还得等上足足两个小时，就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新闻。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轰动的，而引起大家的激动心情正是林德太太最热衷的事情。于是林德太太起身告辞了，玛瑞拉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她感到在林德太太反对的论调下，她对这件事的疑虑和恐惧正在渐渐复苏。

“这里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林德太太一踏上小路便不由得脱口而出，“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真是替那个可怜的孩子感到惋惜。马修和玛瑞拉对养育孩子都一窍不通。不管怎样，绿山墙农舍马上就会有一个小孩子了，真是不可思议！自打有了农场，还



从没有孩子在里面住过呢！马修和玛瑞拉在农场建起来的时候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即使他们也曾经是孩子，但看看他们的现在，真难以想象他们小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虽然我不能帮那个孩子做什么事情，但我还是会替他担心哪！”

林德太太满怀诚挚地对着路边的野蔷薇诉说着。如果此时她看到那个正在布莱特河车站耐心等候的孩子，她的心情一定会更加沉重了。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马修·卡斯伯特和栗色母马优雅地走在通往布莱特河的路上。这条路大概有八英里长，风光宜人。道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些农庄，途中不时会穿过几片美丽的枞树林，杏树从一道道山谷中伸出它们那蒙着薄雾的花枝，空气中弥漫着苹果园河草地的芳香气息。起伏平缓的原野与紫色的夜幕在远方交织在一起，此时“小鸟儿纵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夏日时光”。

马修按照自己的方式赶着马车走着，一路上自得其乐，除了偶尔碰到妇女时需要鼓起勇气向她们点个头——在爱德华王子岛，人们在路上遇到都会相互致意，不管认识与否。

马修惧怕所有的女人，只有玛瑞拉和林德太太除外。一见到女人，他总会局促不安地认为她们会在私下里笑话自己。他这么想并非毫无根据，马修长相古怪，身材粗大，长长的灰色头发垂在佝偻的肩头，而那一大把软软的褐色胡子是他从20岁起就开始留的，实际上，他20岁和60岁的相貌都差不多，只是年轻时没这么多灰白的颜色罢了。

来到布莱特河车站，马修并没有看到火车，他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早了。马修把马栓在小旅馆的院子里，直接走向火车站的站房。长长的月台上空无人影，只是站台尽头处的一堆木板上，孤零零地坐着一



个小姑娘。马修望了她一眼，确认不是男孩儿后，就侧着身子从她身边快速走了过去，压根儿没再仔细瞧。如果马修用心地看看她，就会注意到那孩子充满了紧张与期待的表情和姿态。除了全神贯注地等待，那个孩子似乎无事可做。

马修遇见了火车站站长，他正要回去吃晚饭，把售票室的门给锁上了。马修忙走上去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

“五点半的火车半小时前就开走了。”这个精力充沛的站长答道，“不过，好像留了个乘客给你——一个小姑娘，就在那边木板堆上坐着。我请她去妇女专用候车室，她很严肃地告诉我她喜欢待在外边，还说什么‘外面有比较开阔的天地，留给我幻想的空间’。真是个古怪的孩子呀！”

“我可不是来接一个女孩子的，”马修有些茫然，“我来接的是一个男孩子，他应该在这儿与我碰面，斯潘塞太太把他从新斯科舍带来交给我。”

火车站站长吹了一声口哨，“斯潘塞太太领着那个小女孩下火车，并托我照看，说是你们兄妹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过一会儿马上会有人来接，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可没把别的孤儿藏在这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修顿时束手无策了。此时此刻，他真希望玛瑞拉能在场解决这个难题。

“不如去问一下那个孩子。”站长漫不经心地说，“我想她会把事情说清楚的，因为她好像特别能说。说不定孤儿院里没有你们想要收养的那种男孩了。”

说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的站长便自顾自地离开了。可怜的马